

如面谈

止庵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知而谈

——



如面谈

止庵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面谈/止庵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680-3687-0

I. ①如… II. ①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1352 号

如面谈

Ru Mian Tan

止庵 著

责任编辑: 陈心玉

封面设计: 陈一斌

责任校对: 张会军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电话: (027) 81321913
邮编: 430223

录 排: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875 插页: 2

字 数: 19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序

《如面谈》是我的第二本随笔集，此后又出了大概有十来种，以文章论或许稍稍“后来居上”，但自己最看重的始终是这一本。十多年前《如面谈》出增订版，我在后记里说，书中篇章大都写在父亲辞世后不久，情感色彩较重，与此前此后所作似皆不同。父亲故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终年七十二岁。我因此第一次对生死之事有切身体会，这自然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但至此它真的降临到我的头上了。书中无论议论性质的《生死问题》，还是回忆性质的《最后的日子》，都是这方面的思考与感悟，与多年后的《惜别》正是一以贯之。《惜别》出版后，我在一个活动上说：惜别，所“惜”的是因“别”而终止的一个人的生活，事业，追求，以及别人与这个人相处的时光。这对于世界来说只是“之一”，而对这个人和这段关系来说则是“一”，即全部。我看重《如面谈》，因为里面也讲了这回事。

父亲去世二十周年时，我去八宝山为他扫墓，忽然想到我的岁数距离他的享年，已经不到二十年了。如今又过去三年多，那么所差的也就更少。我有时梦见父亲，梦里我们就像此刻仍在一起似的；醒了，我深深感到与他离别的日子实在是太久了。我关于父亲的记忆多很琐碎，却总是实实在在的。譬如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西厢记》中这一段：“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他边讲边赞叹文字太好了，当时说话的语气神态，我还记得真切。他提醒我，这里通篇一个形容词都没有，只是动词用得准确、丰富，就写得活灵活现。不要什么都靠形容词，更千万不要堆砌。那会儿我刚刚有心写作，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受益匪浅。再看这段的结尾：“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这句看似夸张的话，正是由于有了前面那些平实的铺垫，才显得很有分量。可惜我这点领悟无法说与父亲听了。父亲还不止一次转述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里的话：“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但我也是多年后才能做到一点，因为看出自己的文字中哪里“可有可无”，并非易事。父亲对唐宋诗可谓烂熟于心，平常聊天偶尔夹带着几句，如“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之类。如今我想，他真是个有情趣的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父亲的世界永远不在了。

这些年我所写的关于父亲的文章，除本书收录的几篇外，《樗下随笔》、《向隅编》中各有一篇，再就是《插花地册子》中的一节。完成《惜别》后，我一直想写一本回忆父亲的书。时间隔得越久，我越觉得此事非做不可。但这里有个难处，迄今还没想好如何解决。父亲是诗人，诗是他一生的心血，回忆他的生平不能不涉及。前不久我找出父亲晚年的几本诗集重读，感觉仿佛跨过隔绝的漫长岁月，与他重新相聚。其中由一百首诗组成的《寻人记》，是父亲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我边读边将自己最有心得的篇章抄录下来：

塘边，浅草中
小鸭群留下和声旋律
竟有你的足迹

我如一个痴呆患者
静坐在古槐下

浮肿的大千世界
找着了方舟么
涟漪如鳞
是心上的皱纹

还是你的笑

——第六首

我从里屋走到外屋

又从外屋走进里屋

走不完的路

烟火世界

挤得一脚之地

长翅膀的草鱼使浪花

像戴满金戒指的爪

搅乱一湖寂寥

我回归我的斗室

编造，关于你

非法的爱情故事

——第二十三首

一个朋友死了

又一个朋友死了

讣告，一份一份

黑色的雪崩

你还活着
活得多么憔悴

我提着菜篮，每天
在闹市零售自己

一只病猫
投影在粉墙上
 膘悍的东北虎
——第二十四首

竟然走在我的路上
历史
 一头饿狼

看着你，看着
你如痴地远去

请拣起我丢失的

安息于野坟间的诗稿

也许，那是

路标

人生苦长

你却嫌短

——第三十八首

点了一盏灯

又点了一盏灯

在沼泽地上

一个月亮

唱着我写的恋歌

一盏灯自己熄了

我吹熄了一盏灯

漆黑的辽阔

只有你的声音

在寂寞地飘浮

——第四十一首

在古城遗迹

夕阳剪出

一堆恐龙的骨架

我梦见给你迁坟

你在朽木中还活着

马群驰过浅水滩

星花

飞蝶

我阖上《庄子》

任思绪裂爆如火山灰

——第五十一首

握紧手，我和你

在空荡荡的棋盘上

岁月是精灵的松鼠

把小野花的爪印

爬满

一个个方格

先手后手在谁方

大小在何处

一座古城

两人都走成死棋

隔枰对望

像呆立战场

满眼的狼藉

——第五十四首

我们曾经盟誓

前额贴着前额说

等你

等到老

等到死

一粒火星

烧穿了五月夜

江河都龟裂了

为什么要骗我

我们都回到壁上吧

如古墓的石雕

忍受

生命的风化

——第七十一首

你捧着饭碗笑

对着镜子笑

望着我一脸泪痕

你笑

什么时候，蜘蛛

在你脸上织网

荒寂的夜街

铺满赤红的焦炭

皮匠剪去岁月

我听见烧灼自己的

吱吱声

我说：我走了

你仍然在笑

——第八十七首

我选了几个气球

又放飞了

那浮游的美丽

小了、没了

哪一天我们一起回家

幼年的小河边

我把断翅的蝉

囚在小木片上

欢叫着无声的漂流

雨巷，清冷又嘈杂

只想遇见你

提袋自己裂缝了

新书如崩塌的墙垣

泥水溅在身上

——第一百首

此外第九十四首也在选录之列，但已抄入《最后的日子》，这里从略。我随手记下零碎想法，但待到抄完，觉得自己所写的近似注释的东西，未免言不及义。我曾说，《寻人记》是父亲整整一生深切体验的结果，但是，它绝不仅仅是关于他个人的作品。这是一部漫长的心灵史，而真正的主人公就是“失落”——在每一首中它以不同的色调、在不同的场景中出现，最终构筑了一个可以完整概括我们这个历史与时代的精神形象。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并不错，但要一首首具体地讲就不容易。我所能写的是技巧分析，这当然并非没有必要，但对我想写的书来说未必特别重要；相比之下，更重要的也许是藉此体会父亲作为这些诗的作者，一生的情感、心境和人生体验。对我来说，这些似乎都在字里行间，触手可及；但我要写出来，却又觉得难免有一点“隔”。不过此番阅读体验，于我总归是种慰藉，尽管其意孤寂凄苦，不忍久久沉浸其中。但我将父亲的诗挑选些抄在这里，或许对书里相关篇章，不无补遗之用。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原序

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里借一个小丑的嘴说：“好好地吊死常常可以防止坏的婚姻。”这样的话很像后来的“黑色幽默”，我觉得都是承继了古代的智者一流，而智者虽然稀少，倒是东西方都有的。我自己从前写文章说：“只有智者可以做得我们的知己。”我希望能有朋友时不时地对我说说类似这里小丑的话，无论针对我的人生，还是针对我的写作。如果要我在诗人、牧师、市场上叫卖的商人和智者之间挑拣的话，我宁肯听听智者说的。或者说这里的意思太悲观了罢，不错，是很悲观，但这是对什么悲观呢，智者怀疑的只是人类的某种迷狂而已。人类给自己的打击够多的了，从什么样的打击中都能挺过来，正所谓是“生生不息”，又何在乎这一点怀疑的话语呢。什么时候起人类脆弱到只能听好话了呢，把智者的怀疑看作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未免太夸张了。如果说智者有所怀疑的话，他首先是对自己说的话的效力表示怀疑，否则他就